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壽 人 傳

(二)

阮 元 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傳 人 疇

(二)

撰 元 阮

書 叢 本 基 學 國

疇人傳卷第九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梁

祖暅之

祖暅之字景鑠。沖之子也。少傳家業。究極精微。歷官員外散騎常侍太府卿。奉朝請。梁初。因齊用宋元嘉曆。天監三年。下詔定曆。暅奏曰。臣先在晉已來。世居此職。仰尋黃帝至今十二代。曆元不同。周天斗分。疎密亦異。當代用之。各垂一法。宋大明中。臣先人考古法以爲正曆。垂之於後。事皆符驗。不可改張。八年。暅又上疏論之。詔使太史令將匠道秀等。候新舊二曆氣朔交會。及七曜行度。起八年十一月。訖九年七月。新曆密。舊曆疎。暅乃奏稱。史官今所用何承天術。稍與天乖。緯緒參差。不可承案。被詔付靈臺。與新曆對課。疎密前期百日。并又再申。始自去冬。終于今朔。得失之效。並已月別啓聞。夫七曜運行。理數深妙。一失其源。則歲積彌爽。所上脫可施用。宜在來正。至九年正月。用祖沖之所造甲子元曆頒朔。迄于陳氏。無所剋改。大同十年。改漏法。先是宋何承天議造漏法。春秋二分昏旦晝夜漏各五十五刻。齊及梁初。因循不改。天監六年。武帝以晝夜百刻分配十二辰。辰得八刻。仍有餘分。乃以晝夜爲九十六刻。一辰有全刻八

焉。至是又改用一百八刻。一依尙書考靈曜晝夜三十六頃之數。因而三之。冬至晝漏四十八刻。夜漏六十刻。夏至晝漏七十刻。夜漏三十八刻。春秋二分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八刻。昏旦之數各三刻。先令暉爲漏經。皆依渾天黃道日行去極遠近。爲用箭日率。暉於天監中造八尺銅表。其下與圭相連。圭上爲溝置水。以取地平。正揆測日景求其盈縮。言自古論天者多矣。而羣氏糾紛。至相非毀。竊覽同異。稽之典經。仰觀辰極。傍矚四維。觀日月之升降。察五星之見伏。校之以儀象。覆之以晷漏。則渾天之理。信而有徵。輒遺衆說附渾儀云。考靈曜先儒求得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以晷影驗之。失於過多。既不顯求之術。而虛設其數。蓋夸誕之辭。宜非聖人之旨也。學者多因其說而未之革。豈不知尋其理歟。抑未能求其數故也。王蕃所考。校之前說。不啻減半。雖非揆格所知。而求之以理。誠未能遙趣其實。蓋近密乎。輒因王蕃天高數。以求冬至春分日高。及南戴日下去地中數。法令表高八尺。與冬至影長一丈三尺。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爲法。天高乘表高爲實。實如法。得四萬二千六百五十八里有奇。卽冬至日高也。以天高乘冬至影長爲實。實如法。得六萬九千三百二十里有奇。卽冬至南戴日下去地中數也。求春秋分數法。令表高及春秋分影長五尺三寸九分。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爲法。因冬至日高實而以法除之。得六萬七千五百二里有奇。卽春秋分日高也。以天高乘春秋分影長實。實如法。而一得四萬五千四百七十九里有奇。卽春秋分南戴日下去地中數也。南戴日下所謂丹穴也。推北極里數法。夜於地中表南。傳地遙望

北辰紐星之末。令與表端參合。以人目去表數及表高。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爲法。天高乘表高數爲實。實如法而一。卽北辰紐星高地數也。天高乘人目去表爲實。實如法。卽去北戴極下數也。賈逵張衡蔡邕王蕃陸績皆以北極紐星爲樞。是不動處。暉以儀準候。不動處在紐星之末。猶一度有餘。暉又錯綜經注以推地中。其法曰。先驗昏旦。定刻漏。分辰次。乃立儀表於準平之地。名曰南表。漏刻上水居日之中。更立一表於南表影末。名曰中表。夜依中表以望北極樞。而立北表。令參相直。三表皆以懸準定。乃觀三表直者。其立表之地。卽當子午之正。三表曲者。地偏僻。每觀中表以知所偏。中表在西。則立表處在地中之西。當更向東求地中。若中表在東。則立表處在地中之東也。當更向西求地中。取三表直者爲地中之正。又以春秋二分之日。旦始出東方半體。乃立表於中表之東。名曰東表。令東表與日及中表參相直。是日之夕。日入西方半體。又立表於中表之西。名曰西表。亦從中表西望西表。及日參相直。乃觀三表直者。卽地南北之中也。若中表差近南。則所測之地在卯酉之南。中表差在北。則所測之地在卯酉之北。進退南北求三表直正東西者。則其地處中。居卯酉之正也。南史文學傳。隋書律曆志。天文志。論曰。暉之造圭表。測景驗氣。求日高地中於重差之術。用力深矣。晞望北極知紐星去極有一度餘。此乃先儒所未詳。暉之之剏獲也。

崔靈恩

崔靈恩，清河武城人也。先在北仕爲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國，擢拜員外散騎侍郎，累遷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先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于渾，論渾不合于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爲一焉。出爲長沙內史，還爲國子博士，復出爲明威將軍桂州刺史。卒。官梁書本傳、南史儒林傳。論曰：李振之渾蓋通憲圖說，發明渾蓋合一之理，其法巧而捷矣。觀靈恩之論，知西人未入中土以前，古人固有先覺之者也。

虞闕

虞闕，太史令也。大同十年，闕用九尺表格江左之景，夏至一尺三寸二分，冬至一丈三尺七分，立夏立秋二尺四寸五分，春分秋分五尺三寸九分。制詔更造新術以甲子爲元。至大同十年甲子，一百二萬五千七百算外，章歲六百一十九，日法一千五百三十六，紀法三萬九千六百一十六，一百八十三年，冬至差一度，月朔以遲疾定其小餘，有三大二小，未及施行，而遭侯景亂，遂寢。隋書律曆志、天文志、開元占經。論曰：大同術數殘闕，李尙之銳曰：以率推之，當以四十八萬九千九百八十四爲紀月，一千四百四十六萬九千五百二十一爲歲分，四萬五千三百五十九爲月法也。

庾曼倩

庾曼倩，字世華，新野人也。父詵，字彥寶，機巧算事爲一時之絕。世祖在荊州，辟曼倩爲主簿，遷中錄事，轉

諮議參軍。著七曜律曆及注算經。梁書本傳

陳

朱史

朱史。文帝時舍人也。天嘉中。命史造漏。以古百刻爲法。隋書天文志

嘯人傳 陳

疇人傳卷第十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後魏

晁崇

晁崇字子業，遼東襄平人也。家世史官。初爲慕容垂太史郎。從太祖平中原，拜太史令。詔崇造渾儀，遷中書侍郎，令如故。後賜死。崇所造儀，以鐵爲之，其規有六，其外四，規常定，一象地形，二象赤道，其餘象二極。其內二規可以運轉，用合八尺之管，以窺星度。後周武帝平齊得之，至隋唐尙存。魏書、隋書、北史、藝文志、

殷紹

殷紹，長樂人也。太武時爲算生博士，給事東宮西曹。上言姚氏時遇遊遁大儒成公興，從求九章要述，興字廣明，自云膠東人也。將臣到陽翟九崖巖沙門釋曇影，聞臣留影所，請求九章，影復將臣向長廣東山就道人法穆。法穆時共影爲臣開述九章數家法要。魏書、北史、藝術傳、

崔浩

崔浩字伯淵，清河人也。弱冠爲通直郎，轉著作郎。後擢爲司徒。魏初仍用景初術，後得趙歐術，以代景初。

眞君初年。浩上五寅元術表曰。太宗卽位元年。勅臣解急就章。孝經論語尙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訖。復詔臣學天文星曆。易式九宮。無不盡看。至今三十九年。晝夜無廢。臣稟性弱劣。力不及健婦人。更無餘能。是以端心思書。忘寢與食。至乃夢共鬼爭義。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述。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眞正者少。自秦始皇燒書之後。經典絕滅。漢高祖以來。世人妄造律曆者。有十餘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多。不可言書。臣愍其如此。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僞從眞。宜改誤曆。以從天道。是以臣前奏造曆。今始成訖。謹以奏呈。唯恩省察。以臣曆術宣示中書博士。然後施用。非但時人天地鬼神知臣得正。可以益國家萬世之名。過于三皇五帝矣。十一年六月。浩誅其法。遂寢不行。魏書本傳。北史本傳。

高允

高允字伯恭。渤海蓆人也。神䴥四年。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以平涼勳。賜爵汶陽子。後奉詔領著作郎。司徒崔浩集著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爲魏曆以示允。允曰。天文術數。不可空論。夫善言遠者。必先驗于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此乃曆術之淺。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沒于申南。而東井方出于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于理。浩曰。欲爲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唯東君少傅

游雅曰：高君長於術數，當不虛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注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于東井，非十月也。又謂雅曰：「高允之術，陽源之射也。」衆乃嘆服。後拜中書令，著作如故。太和二年，以疾告歸。其年徵拜鎮軍大將軍，領中祕書事。十一年正月卒。年九十八。贈侍中、司空、冀州刺史、將軍、公如故。諡曰文。允明算法，爲算術三卷。魏書本傳、北史本傳、

論曰：七政行天，自有常度。金水附日，必不能爲變而背日。浩欲與木土火同論，猶未喻推步之原也。天文術數不可空論，旨哉言乎！通鑑不書五星聚井事，蓋深有取于允說也。

公孫崇

公孫崇，太樂令也。高祖太和中，詔祕書鍾律郎上谷張明豫爲太史令，修綜曆事未成。明豫物故，遷洛仍歲南討，而宮車晏駕。世宗景明中，詔崇及太樂令趙樊生等同共考驗。正始四年冬，崇表曰：「臣頃自太樂詳理金石，及在祕省，考步三光，稽覽古今，研其得失，然四序遷流，五行變易，帝王相踵，必奉初元，改正朔，殊徽號，服色，觀于時變，以應天道。故易湯武革命，治曆明時，是以三五迭隆，曆數各異。伏惟皇魏紹天明命，家有率土，戎軒仍動，未遑曆事。因前魏景初曆，術數差違，不協晷度。世祖應期，輯寧諸夏，乃命故司徒東郡公崔浩，錯綜其數。浩博涉淵通，更修曆術，兼著五行論。是時故司空咸陽公高允，該覽羣籍，贊明五緯，并述洪範，然浩等考察未及周密。高宗踐祚，乃用敦煌趙歐甲寅之曆，然其星度稍爲差遠。臣輒鳩集

異同。研其損益。更造新曆。以甲寅爲元。考其盈縮。晷象周密。又從約省。起自景明。因名景明曆。然天道盈虛。豈曰必協。要須參候是非。乃可施用。太史令辛寶貴。職司元象。頗閑祕數。祕書監鄭道昭。才學優贍。識覽該密。長兼國子博士高僧裕。乃故司空允之孫。世綜文業。尙書祠部郎中宗景。博涉經史。前兼尙書郎中崔彬。微曉法術。請此數人。在祕省參候。而伺察晷度。要在冬夏二至前後各五日。然後乃可取驗。臣區區之誠。冀效萬分之一。詔曰。測度晷象。考步宜審。可令太常卿芳。率太學四門博士等。依所啓者。悉集詳察。魏書律志、

李業興 張龍祥

李業興。上黨長子人也。博涉百家。舉孝廉爲校書郎。以世行趙歐曆節氣。後辰下算。業興乃爲戊子元曆上之。延昌四年冬。侍中國子祭酒領著作郎崔光表曰。易稱君子以治曆明時。書云。曆象日月星辰。迺同律度量衡。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春秋舉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又言天子有日官。是以昔在軒轅。容成作曆。逮乎帝唐。羲和察影。皆所以審農時而重民事也。太和十一年。臣自博士遷著作。忝司載述。時舊鍾律郎張明。豫推步曆法。治己丑元。草創未備。及遷中京。轉爲太史令。未幾喪亡。所造致廢。臣中修史。景明初。奏求奉車都尉領太史令趙樊生。著作佐郎張洪。給事中領太樂令公孫崇等。造曆功未及訖。而樊生又喪。洪出除涇州長史。唯崇獨專其任。暨永平初。亦已略舉。時洪府解停京。又奏令重修。

前事更取太史令趙勝太廟令龐靈扶明豫子龍祥共集祕書與崇等詳驗推建密曆然天道幽遠測步理深候觀遷延歲月滋久而崇及勝前後並喪洪所造曆爲甲午甲戌二元又除豫州司馬靈扶亦除蒲陰令洪至豫州續造甲子乙亥二元唯龍祥在京獨修前事以皇魏運水德爲甲子元兼校書郎李業興本雖不豫亦私造歷爲戊子元三家之術並未申用故貞靜處士李謐私立曆法言合紀次求就其兄瑒追取與洪等所造遞相參考以知精麤臣以仰測晷度實難審正又求更取諸能算術兼解經義者前司徒司馬高綽駙馬都尉盧道虔前冀州鎮東長史祖瑩前并州秀才王延業謁者僕射常景等日集祕書與史官同檢疏密并朝貢十五日一臨推驗得失擇其善者奏聞施用限至歲終但世代推移軌憲時改上元今古考準或異故三代課步始卒各別臣職預其事而朽墮已甚旣謝運籌之能彌愧意算之藝由是多歷年世茲業弗成公私負責俯仰慚覲靈太后令曰可如所請延昌四年冬太傅清河王懌司空尙書令任城王澄散騎常侍尙書僕射元暉侍中領軍江陽王繼奏天道至遠非人情可量曆數幽微豈以意輒度而議者紛紜競起端緒爭指虛遠難可求衷自非建標準影無以驗其真僞頃永平中雖有考察之利而不累歲窮究遂不知影之至否差失少多臣等參詳謂宜今年至日更立表木明伺晷度三載之中足知當否令是非有歸爭者息競然後採其長者更議所從神龜初光復表曰春秋載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又曰履端于始歸餘于終皆所以推二氣考五運成六位定七曜審八卦立三才正四序以授

百官于朝。萬民于野。陰陽剛柔。仁義之道。罔不畢備。繇是先代重之。垂于典籍。及史遷班固。司馬彪著立書志。所論備矣。謹案曆之作也。始自黃帝辛卯爲元。迄于大魏甲寅紀首。十有餘代。歷祀數千。軌憲不等。遠近殊術。其消息盈虛。規步疏密。莫得而識焉。去延昌四年冬。中堅將軍屯騎校尉張洪。故太史令張明豫。息邊寇將軍龍祥。校書郎李業興等。三家並上新曆。各求申用。臣學缺章程。藝謝籌運。而竊職觀閣。謬忝厥司。奏請廣訪諸儒。更取通數兼通經義者。及太史並集祕書。與史官同驗疏密。并請宰輔羣官。臨檢得失。至於歲終。密者施用。詔聽可。時太傅太尉公清河王臣懌等。以天道至遠。非卒可量。請立表候影。期之三載。乃探其長者。更議所從。又蒙敕許。於是洪等與前鎮東長史祖瑩等。研窮其事。爾來三年。再歷寒暑。積勤構思。大功獲成。謹案洪等三人前上之曆。并駙馬都尉盧道虔。前太極採材軍主衛洪顯。殄寇將軍太史令胡榮。及雍州沙門統道融。司州河南人樊仲遵。定州鉅鹿人張僧豫。所上總合九家。共成一曆。元起壬子。律始黃鍾。考古合今。謂爲最密。昔漢武帝元封中治曆。改年爲太初。卽名太初曆。魏文帝景初中治曆。卽名景初曆。伏惟陛下道唯先天。功邈稽古。休符告徵。靈蔡炳瑞。壬子北方。水之正位。龜爲水畜。實符魏德。修母子應。義當麟趾。請定名爲神龜曆。今封以上呈。乞付有司。重加考議。事可施用。并藏祕府。附於典志。正光三年十一月丙午詔曰。治曆明時。前王茂軌。考辰正曆。奕代通規。是以北平革定于漢年。楊偉草算于魏世。自皇運肇基。典章猶缺。推步晷曜。未盡厥理。先朝仍世。每所慨然。至神龜中。始命儒官。

改朔疏躋。回度易憲。始會璇衡。今大正斯始。陽煦將開。品物初萌。宜變耳目。所謂魏雖舊邦。其曆維新者也。便可班宣內外。號曰正光曆。其九家共修。以龍祥業興爲主。壬子元以來。至今大魏正光三年。歲在壬寅。積十六萬七千七百五十算外。章歲五百五。章閏一百八十六。部法六千六十。日法七萬四千九百五十二。周天分二百二十一萬三千三百七十七。會通一千二百九十八萬九千九百四。通周二百六萬五千三百六十六。業興以殷曆甲寅。黃帝辛卯。徒有積元。術數亡缺。業興又修之。各爲一卷。傳於世。永安三年。以造曆勳。賜爵長子伯。出帝登極。封屯留縣開國子。通直散騎常侍。孝靜世。壬子曆氣朔稍違。熒惑失次。四星出伏。曆亦乖舛。興和元年十月。齊獻武王入鄴。復命業興令其改正。立甲子元。曆事訖。尙書左僕射司馬子如右僕射隆之等表曰。自天地剖判。日月運行。剛柔相摩。寒暑交謝。分之以氣序。紀之以星辰。弦望有盈缺。明晦有修短。古先哲王。則之成化。迎日推策。各有司存。以天下之至王。盡生民之能事。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及卯金受命。年曆屢改。當塗啓運。日官變業。分路揚鑣。異門馳騫。回互靡定。交錯不等。豈是人情淺深。苟相違異。蓋亦天道盈縮。欲止不能。正光之曆。旣行於世。發元壬子。置差令朔。測影清臺。懸炭之期。或爽。候氣重室。布灰之應。少差。伏惟陛下。當璧膺符。大橫協兆。乘機虎變。撫運龍飛。苞括九隅。牢籠萬寓。四海來王。百靈受職。大丞相渤海王降神挺生。固天縱德。負圖作宰。知機成務。撥亂反正。決江疏河。效顯勤王。勳彰濟世。功成治定。禮樂惟新。以履端歸餘。術數未盡。乃命兼散騎常侍執讀臣

李業興大丞相府東閣祭酒夷安縣開國公臣王春大丞相府戶曹參軍臣和貴興等委其刊正但回舍有疾徐推步有疎密不可以一方知難得以一途揆大丞相主簿臣孫舉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臣曄前給事黃門侍郎臣季景渤海王世子開府諮議參軍事定州大中正臣崔暹業興息國子學生屯留縣開國子臣子述等並令參預定其是非臣等職司其憂猶恐未盡竊以蒙戎爲飾必藉衆腋之華輪奐成宇寧止一枝之用必集名勝更共修理左光祿大夫臣盧道約大司農卿彭城侯臣李諧左光祿大夫東雍州大中正臣裴獻伯散騎常侍西兗州大中正臣溫子昇太尉府長史臣陸操尙書右丞城陽縣開國子臣盧元明中書侍郎臣李同軌前中書侍郎臣邢子明中書侍郎臣宇文忠之前司空府長史建康伯臣元仲懷大丞相法曹參軍臣杜弼尙書左中兵郎中定陽伯臣李溥濟尙書起部郎中臣辛術尙書祠部郎中臣元長和前青州驃騎府司馬安定子臣胡世榮太史令盧鄉縣開國男臣趙洪慶太史令臣胡法通應詔左右臣張詰員外司馬督臣曹魏祖太史博士臣胡仲和等或器標民譽或術兼世業並能顯微闡幽表同錄異詳考古今共成此曆甲爲日始子實天正命曆置元宜從此起逆屬興和以年號爲目豈獨太初表於漢代景初冠於魏曆而已謹以封呈乞付有司依術施用詔以新曆示齊獻武王田曹參軍信都芳芳關通曆術駁業興曰今年十二月二十日新曆在營室十三度順疾天上歲星在營室十一度今月二十日新曆鎮星在角十一度留天上鎮星在亢四度留今月二十日新曆太白在斗

二十五度晨見逆行。天上太白在斗二十一度逆行。便爲差殊。業與對曰。歲星行天。伺候以來八九餘年。恆不及二度。今新曆加二度。至于夕伏晨見。纖毫無爽。今日仰看如覺二度。及其出沒。還應如術。鎮星自造壬子元以來。歲常不及。故加壬子七度。亦知猶不及五度。適欲并加。恐出沒頓校十度十日。對來永用不合處多。太白之行。頓疾頓遲。取其會歸而已。近十二月二十日。晨見東方。新舊二曆推之。分寸不異。行星三日頓校四度。如此之事。無年不有。至其伏見。還依術法。又芳唯嫌十二月二十日。星有前卻。業與推步已來三十餘載。上算千載之日。月星辰有見經史者。與涼州趙敗劉義隆廷尉卿何承天劉駿南徐州從事史祖沖之。參校業與甲子元曆。長於三曆一倍。考洛京已來四十餘歲。五星出沒。歲星鎮星太白。業與曆首尾恆中。及有差處。不過一日二日一度兩度。三曆之失。動校十日十度。癸惑一星。伏見體自無常。或不應度。祖沖之曆多甲子曆十日六度。何承天曆不及三十日二十九度。今曆還與壬子同。不有加增。辰星一星。沒多見少。及其見時。與曆無舛。今此亦依壬子元不改。太白辰星唯起夕合爲異。業與以天道高遠。測步難精。五行伏留。推考不易。人目仰闕。未能盡密。但取其見伏大歸。略其中間小謬。如此曆便可行。若專據所見之驗。不取出沒之效。則曆數之道。其幾廢矣。夫造曆者。節之與朔。貫穿於千年之間。閏餘斗分。推之於毫釐之內。必使盈縮得衷。間限數合。周日小分。不殊鎔銖。陽曆陰曆。纖芥無爽。損益之數。驗之交會。日所居度。考之月蝕。上推下減。先定衆條。然後曆元可求。猶甲子難值。又雖值甲子。復有差分。如